

傳說的繼續

安·庫茲涅佐夫著

白祖芸譯

傳說的繼續

——一个年輕人的筆記

〔苏联〕安·庫茲涅佐夫著

白祖芸譯

（供內部參考）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傳說的繼續

書號 1747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139,000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7\frac{7}{8}$ 插頁 2

1964年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 (6) 1.2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第一本

在路上

是誰发明了“成年”这个詞儿的？是誰头一个想出給那些离开学校的天真孩子发張“毕业证书”的？仿佛这張小小的紙片在一天之内就能改变生活。

我讀完了十年級。但是我生平还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像这样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对任何人說。我只写在日記里，因为我感到难堪和畏惧。十年来，人們一直向我們說，在我們面前，条条道路都是开放的。可是現在看来，我們面前的这些道路原来全都关着。为什么要騙人呢，为什么要培养我們迎接輕松的生活呢？

从在幼儿园的时候起，我們就学着唱：“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使得做媽媽的非常感动，可是到十七岁的时候却发现，所謂的远大前程只有一个：到工厂去，做个普通劳动者、渾身油污的人！誰也不需要我們，誰对我們都不发生兴趣。

好吧，我最恨德語和三角。为了爭取五分，我就該撒謊說我喜欢它們，就該設法应付，准备夹帶，死啃死背么？我沒有死啃死背。历史也偶尔沒有考及格。就因为这，在毕业证书上出現了两个四分、一个三分，得到了非常客气的邀請，去开荒或者去擦皮鞋。傻瓜，沒有奖章怎能钻进大学校門呢？

謝謝。

多么沉重啊！将来会怎样呢？究竟会怎样呢？我仿佛来到了曠野里，周圍黑魆魆的，置身在風雨中，看不見一星灯火，額上貼着那張表示“成年”的毕业证书。我这是在进入生活。怎么办，怎么办哟！

維克多已經呈交了投考綜合技术学校的申請书。他还有所期望，待在家里，死命地啃着三角。依我看，这是怯懦。

尤娜会成功的。我确信这点。我明白这，我也明白我們的道路不同。

一 昼夜二十三小时

在普通車廂里的我們这个单间里有六个乘客。这很好：因为别的单间有七个的，也有八个的。每一昼夜都有一小时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們是向东走，迎着太阳。

铁路上是按照莫斯科時間，所以許多莫斯科的旅客

好久一直鬧不清鐘點。

“您已經要睡了嗎？幾點鐘啦？”

“午夜十一點。”

“您說什麼？這是按照什麼地方的時間？”

“按照當地的時間。”

“哦！那我們該準備吃晚飯啦。我們還在按照莫斯科的時間生活哩。”

我們的列車員——考斯佳叔叔是個火紅頭髮的人，喜歡大喊大叫，做事雜亂無章。他不能安安靜靜地坐上一分鐘——老是走來走去，囔囔叫叫，有時却願意擠到小桌子跟前，用自己那對呆板的眼睛不停地掃射著一切。他有一個銅手錶，差不多有鬧鐘那麼大，走動的時候就像有許多小銅錘在噹噹地敲打小鐵砧。考斯佳叔叔為這只表感到驕傲，瞧不起其他所有的表，非常樂意讓別人“听听摆輪的聲音”。

“您這是什麼表？難道這也算表？白送給我我都不要。瞧，您听听我的，九釐的，和天文鐘一樣！”

我們就根據這只天文鐘對准了時間。

考斯佳叔叔除了鐵路上用的時間以外，不承認任何地區的時間。可是，他畢竟承認，在回到海參崴家裏的時候，他把表針往前撥七小時，並且，像所有的好心人一樣，按照家裏的時間，过上幾天“補假”的生活，甚至也不穿制服。他曾經為了堅持原則，試着在家裏也按照那“唯一

的”時間生活，可是結果弄得非常不方便——他躺下睡覺的當兒，正是別人起床的時候。除此而外，如果按照莫斯科時間生活，在下午四點的時候，海參崴的大小啤酒館統統關着門。

話又說回來，這種對自然法則的讓步並無多大關係。因為考斯佳叔叔在家的日子很少。他帶來了工資，當上幾天客人，如果兒子得了兩分再把他結結實實揍上一頓，重又去過半個月的列車生活，把表針往後撥七小時，重新上路……

我的五個旅伴跟我不一樣。他們全是招募來的。我還完全是個天真的、傻頭傻腦的孩子。我從前聽說過各種各樣的“工人招募”站，看見過許許多多的招工告示，但卻不知道它們和我有什麼關係。我也不知道上這種無人知曉的荒地根本用不着自己花錢買票。到處都有招工特派員，只要你和他們訂三年合同，就會發給你旅費、出差費，還能免費乘車，況且，招募工人到西伯利亞和墾荒地還是通過共青團區委進行的。……

在我們這節莫斯科——海參崴的列車上有一百名以這種方式“招募”來的工人，我是第一百零一名，而且是自費前往的。真的，我因此而有了非常重要的一種特權：我不受任何契約、任何義務的約束，隨便哪天我都可以自由地走掉。

到伊爾庫茨克走了五天五夜。車廂非常好——是全

金屬的，非常舒服，還有鏡子和“強行通風裝置”。當我問牌子上寫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時，考斯佳叔叔解釋道：“不管你願不願意，都要通風換氣。”雖然如此，但在这拥挤的小籠子里顛簸了五天五夜，畢竟會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和空悶，因此，我們老是不停地“通風換氣”。我已經說過，我們這節車廂是普通車廂，按鐵路術語來說，是“快樂的”意思。每到一處停留站，列車都要被挎着包袱、牽着孩子的農村婦女們、移民們和投機商人們團團圍住。旅客們大多數是短途乘車，所以他們經常變換。路口堵滿了東西，必須具有考斯佳叔叔的精力和喉嚨，才能對付這群大喊大叫、你推我拥的旅客：有的坐下了，有的跑開了，這個沒有車票，那個喝得爛醉，另一個躲在廁所里洗尿布，害得廁所門口的人排成了長蛇陣……

我們作何消遣呢？辽什卡有一副又油又髒、勉強可用的紙牌，於是，我們六個人就狂熱地、一連好幾個鐘頭地打起“杜拉克”來。

有一個又聾又啞的大嬸在車廂里販賣着自己做的明信片。她偷偷地从衣擺底下露出明信片給顧客看，問他們要不要，而且只問男人。隔壁單間里的一位大嫂子伸出頭來，也想看一看。啊，這個又聾又啞的女人就對她大吼大叫地說：別管閑事！

原來明信片上都是些半裸的女人，不是我們的，而是外國的。明信片背面寫着諸如此類的題詞：“等着我吧，

我会回来的，我将出现，犹如旭日之升起！”“我虔敬地保藏着对你的忠诚和爱情。”或者是一首诗：

唉，为什么我俩要分开两地？

唉，为什么我俩要生别生离？

也许是结婚的时刻尚未到来，

那就把爱情好好来珍惜！

我們都不乱花钱，所以只是看看罢了。可考斯佳叔叔却买了一張塗脂抹粉、体态丰满的女人像，她像只小羊羔似地卷曲着。周圍是口銜信件的鴿子和說不定只有火星上才生长的奇異花朵，背面的題詞是：“下次会面在星期天”。我們开始細心查問，他究竟要把這張画着妖艳女人的明信片寄給誰？我們終於查出來了。原来，考斯佳叔叔在他旅途的另一端——莫斯科，在薩維爾耶夫斯基胡同里，还有一位“备用夫人”。两位夫人都知道对方的存在，甚至还互相通信問候，但她們却輪番地責罵考斯佳叔叔，以至于他基本上只能在旅途中得到休息，好在路很长。他打算这样长此过下去嗎？

“前途茫茫啊……”

“不过，她們毕竟是在把你爭来夺去的呀！”

“滚她們的吧。一个預支了我的薪水，另一个又拿走了我的工資。”

那个又聾又哑的女人到隔壁的单間去了，有些小伙

子忍不住也跟着去了，想看个够……从那儿傳來一陣陣的嬉笑声和下流猥褻的談話。

这时，苦悶厌倦的心情开始折磨着我。

尤娜大概已經上补习課去了。她很快就要考試了。可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

直到現在我还不明白，我怎么竟敢就这样坐上火車，远走高飞了，既无朋友，又不知道我在西伯利亚将要做些什么，更不知道有沒有人肯要我。也許，我这样做是因为母亲一面哭，一面恳求我在儿童玩具組合当一名工人：“人家正好要人，又近又合适。你就像所有的人那样工作吧。”

像所有的人那样嗎？这就意味着：把工資拿回家里，每星期六看看电影，逢星期天在院子里玩玩骨牌，或者給小猪崽子盖間小窝，然后就是結婚，很可能是娶个女裁縫。可我們还在六年級的时候就幻想着遙远的海洋。

尤娜！尤娜……我还能說什么呢？

列車飞也似地在奔跑，顛簸得異常厉害，几乎无法写下去。

过去生活的一点回忆

我們是三个人：薩沙、維克多和我。

在学校里，大伙儿都管我們叫“三劍客”和“三个坦克

手”，不过后者我們否认了，因为只有維克多在一年級的時候画了几辆坦克在图画本上。薩沙画的是飞机，而我画的是軍舰。

要是我們之中有一人“害上了”什么病，这个病立刻就傳染給其余两人。維克多的爸爸送給他一架照像机，于是我們三人就照起像来。薩沙做了一架小收音机，我們的口袋里就装滿了小灯泡、电容器和电綫。我养了一群家兔——結果有一天，維克多的媽媽在大鋼琴底下竟然发现了白菜、青草和一群装在电唱收音两用机盒子里的小兔崽子。为此，維克多挨了一頓臭罵——哎呀呀！

維克多看了六次《青年近卫軍》，我看了九次，薩沙看了十五次。到八年級的时候我們成了姑娘們最怕的人，而在九年級的时候，我們三人同时爱上了尤娜。由于妒嫉，在維克多和薩沙之間发生了斗毆——从这时起，我們的友誼开始漸漸地冷淡了。

不，問題还不在尤娜，而是別的。比如說，共青团。

我們三人一同加入了共青团，三人都感到非常激动，維克多說，这是我們一生真正的、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在生活里共青团員容易受到提拔，而且比一般“非团員”容易出入头地。从这儿起开始了一切爭执。什么叫提拔高升？我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們整晚整晚地爭吵着，完全忘記了功課。

薩沙說，如果有必要成为亚历山大·馬特洛索夫那

样的人，那他一定去做这样的人，因为“祖国”这个字眼对于他来说是神圣的。維克多挖苦地問他：祖国什么时候能給他一幢新住宅？因为薩沙和父亲住在一所破旧的、随时都会倒坍的房子里，房間非常窄小，地板全朽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答应給他們換房子——可就是老搬不了。

薩沙是我們当中最高的一个，笨手笨脚，用男低音說話比別人都早；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直爽。他想做什么，在沒有达到目的以前，絕不罢休。他是我們当中唯一学会了摄影技术的人，成了短波无綫电爱好者以后，他收到无綫电爱好者們从各地寄来的明信片。他父亲在車閘工厂工作，因此薩沙經常到他那儿去旋他需要的零件，他自己还做了一把老虎鉗，在小貯藏室里装备了一个小作坊。

到他那个小作坊去永远是一件乐事：屋子很小，就在楼梯底下，在半明半暗中，可以看見成堆的铁片、螺釘和电綫，散发着一股酸味；工作台上放着一架拆得空空的收音机，一座飾着布谷鳥的停摆的钟，一架电视机用的透光鏡，还有許多金屬鋸屑；从一个小小的窗洞里露出一小片天空和邻居的飾有鴿子的防火壁。

我們就是聚集在这里爭吵的。我什么地方也沒有；維克多的父母虽然有一所很大的住宅，城外还有一所別墅，他們甚至还給維克多单独辟了一間“书房”，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們在那儿总感到不舒服。而这儿我們可以大嚷

大叫，毫不客气地爭吵到声嘶力竭。薩沙还可以同时干他的行当。由于全神貫注于爭吵，他往往焊錯了东西，气呼呼地扔下焊铁，揮动着拳头。

他非常容易发脾气，并且爱罵人。維克多則用各种各样的生活实例和道理把他弄得非常煩惱。我則輪流着站在这边或那边。

維克多开始管薩沙叫做“沒穿褲子的爱国者”，薩沙的回敬更加恶毒：“沒有祖国的老鼠”。

在这之后，維克多表現得很不好，他恬不知耻地議論起尤娜来，因此，薩沙气得用一个很貴重的电视机灯泡打伤了他的头。他們公开地互相仇視起来，一見面就用各种刻薄話挖苦对方。

我和維克多醉心于搜集旧錢币——薩沙沒有参加。他結識了一帮新朋友，那是些工厂里的小伙子。薩沙也沒叫我上他家去。也許是因为快考試了，根本沒有時間干別的事。

我整天都和維克多在他的“书房”里，你赶我我赶你地溫习着物理和化学。有一天，我們决定休息一下，就完全照成年人那样，去上烤肉館。維克多教我把啤酒、葡萄酒和伏特加摻在一起，做成“棘鱸酒”，我們就假設喝的是鸡尾酒。我們喝得酩酊大醉，結果被攆了出来；随后我們久久地寻着尤娜的家，好去向她表示自己的敬意。但幸好沒有找着，后来，不知怎的竟恍恍惚惚地回到了維克多

的“书房”，就在地毯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回到家里，母亲泪流满面地迎接了我，她已经打电话报告了民警局……

不，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没什么值得重提的。我們和薩沙已經完全分道揚鑣；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打算到什么地方去。維克多已經搬到城外，正在准備考試；我走了，也沒能和他見一面。动身那天，我接到他一封信，我躺在莫斯科——海參崴客車的上鋪，把这封信讀了又讀，——这就是过去所留給我的一切。

維克多的来信

亲爱的托里克！

你想像不到，我在这儿多么不愉快。脑子里老是装不进正弦。周围全是些另一种作风的小伙子，姑娘穿着长裤，骑着自行车，在馬路上跑来跑去，玩玩排球，在磁带录音机的伴奏下，整晚上地跳着舞，——总而言之，在拼命地寻欢作乐。我在他們中間，像个白痴似地，独个儿坐着死啃余切，招来陣陣的嘲笑。

誰需要这个呢？为什么我的命运要依賴这些个該死的余切呢？我宁願一輩子不看見它們，也不知道它們，如果沒有它們过一輩子該多好！这一切全是我們迷上了无綫电收音机的过錯——爸爸认为这是我的天赋，因此极力慫恿我去

投考綜合技术学校的无线电系。但是，說句老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志願是什么，我有什么天赋。算了，爸爸坚决主張我去考綜合技术学校——我就去考。如果他坚决主張我去考建筑学校——我也会去考的……但这事多窩囊啊！

不过，你听我說，你断然拒絕斗争，这可是不对的。这簡直是惊慌失措！这比我不知道自己的志願是什么还要糟。这又怎么样？我的毕业证书上甚至有两个三分，而且五分也比你的少得多——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你那种走着瞧的怯懦打算絲毫不吸引我。我对此想了很多很多。我得出的結論是，决不投降。听着，托里克，咱俩一块儿去上綜合技术学校吧！你不是也很爱收音机嗎？咱俩在一块儿要快乐得多，瞧着吧，咱俩在那儿还会彼此帮助的，一块儿准备夹带，等等。必須斗争！必須有信心！

你明白嗎？在生活中只有最能随机应便的和最倔强的人才能生存。是的，應該不顾一切地、勇敢地冲上去！如果不顾一切地硬冲不行——那就得改变方式、随机应便，但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冲上去。听见了嗎，不惜任何代价！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和真正相信的法宝。

托里克，我对任何人都沒有像你这样坦白。过去我对薩沙也是坦白的，但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現在特别需要你的問題以及你那不安的犹豫性格。沒有可以談心的人。我們的別墅区尽是一些凡夫俗子！大概，它是按照“物以类聚”的原理形成的。你随便看看誰——都是那么一副洋洋得意的嘴臉，全是些自私自利的家伙，一群无耻之徒。他們的孩子也和他們一样。看着他們，我不禁想道：难道世界上真有忠

誠正直，真能為主義、為真理、為幸福而鬥爭的人嗎？在我們的邻居中（也包括我們家），這類貨色是一錢不值的。

右邊那所豪華的別墅是某小吃“店”的經理的。左邊那所雖然更加堂皇富麗，但卻並不美觀的別墅是某托拉斯供應處處長的。而在別墅區的邊上——可笑之至！——有一所嶄新的別墅，你猜是誰蓋的？原來是那個拷着瞎老婆、沿着電氣鐵道討飯的乞丐，他當時哀求道：“公民們，我們是兩個殘廢的人。在戰爭期間，我……如何如何，請你們賞幾個錢，买点吃的吧。”有一次，我和你在車上不是還給他錢“买吃的”嗎？

看了這種現象也許會以為，這只不過是一些永世也看不見別墅又看不見人間生活的絕望而孤独的家伙在假裝老實人罷了！他們是把自己當成犧牲品的人。可誰需要這些犧牲品呢？

你對這有什麼看法？要是薩沙我就不會問他，因為我知道他的意見；這是一個忠實的犧牲品。可你呢？

托里克，上我這兒來吧，咱們好好談談，好好想想，一塊儿準備考試。告訴我尤娜過得怎樣。來吧！

緊握你的爪子，等着你！

對……等着吧，維克多，等着吧。我“快”來了……

遙遠的旅途和官家的房子

可是，西伯利亞為什麼老看不見呢？窗外老是那些

景色：曠野、森林、小樹林、河流，接着又是曠野。我們越過了烏拉爾，但卻沒覺察出這就是烏拉爾。沒有任何巍峨的山岳，沒有陡峭的懸崖，只不過是一片崗巒起伏的地帶。在離楚索瓦亞河不遠的一個小車站附近，一根普通的有條紋的柱子在眼前掠過——這就是歐亞兩洲之間的疆界。

亞洲……

每到一站，整個列車里的旅客都紛紛走上月台，活動筋骨。許多人在市場上買酸牛奶、油炸雞和裝在紙袋里的熱馬鈴薯，如果列車停在偏僻的会让站上，還可以采幾朵花，在鐵路路基兩步遠的地方便能找到蘑菇或草莓，還可以扔扔球。

在一個小站上，列車受到了一群流浪的茨岡人的襲擊。他們个个是滿身污垢、青筋嶙嶙，宛如图畫里的一樣，帶着一大群衣衫襤褸的小孩子和疲憊懶散的狗。他們要去什麼地方？他們的目的地在哪兒？

我從來不了解他們，在這些黝黑、結實的男人身上的，在他們那些肤色淡褐、骨瘦如柴的女人身上，潛藏着多少力量啊！是什麼驅使着他們不停地走啊，走啊？

他們今天不知道明天將吃什麼，他們挨餓受凍，日晒雨淋，並且低三下四地行乞討飯，你試試建議他們去參加兒童玩具的組合吧！為了“像天空中飛翔的鳥兒那樣自由自在地”生活，既不銷聲匿迹，也不停止聒噪，得需要怎